

明人小品十六家(下)

幽兰珍丛



明人小品十六家(下)



[明] 陆云龙 等 选评

蒋彥德 点校

浙江古籍出版社

(浙)新登字7号

封面设计 郑 烨

明人小品十六家〔明〕陆云龙等选评 蒋金德点校

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浙江甬江印刷二分厂印刷

(杭州体育场路347号) (宁 波 庄 桥)

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787×960 1/32 印张 24.75 字数 453千 印数1—5000

1996年2月第1版 1996年2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80518-261-2/I · 150 定价: (上下册) 19.60元

翠娱阁评选李维桢小品

李本宁太史小品叙

学不累人也，人自累学耳。善将兵者，五花八阵，唯我轴转，能令人如将意，则宫妾皆兵，况隶戏下者备吴越之伉飞、燕韩之技击乎？故空拳冒刃，图必胜之非；驱寡击众，亦非万全之策。率百万众鼓行而前，参以奇兵突骑，或为天，或为地，或为风云龙虎蛇鸟；一合击，则天覆地载，风扬云垂，鸟翔蛇蟠，龙飞虎翼，倏奇倏正，可合可分，无坚敌矣。京山本宁太史，富于学而善用，其所著述，为卷百许，皆出经入史，熔古铸今。自记叙论说及铭志赞跋，种不一篇，篇不一格。即寸浪尺潞，其论议点染，莫不罗今古极奇奥在，才可夺五花簪者，亦输其博，至集庄，集老，集经，集骚，更有指挥如意，无警不用命者，则散钱得索子，自绳贯丝联。今而知学不惧博矣，试就所选读之，当亦有会。

钱塘陆云龙题。

卷 一

筹边移稿序

岁辛丑，余以越宪使上计京师，坐不称任，镌官一阶。而是时门人上郡赵毓美，亦为晋宪使治兵岢岚，有流言，赖二三知己分明之。又三年，君累功擢右方伯，治事如故。而余始得君所为《筹边移稿》读之，则知君名高而谤随，固有自也。名为谤媒。天子有道，守在四夷。四夷惟北虏最为中国患，故封疆之臣，非才望什伯人者，不轻授。其勤苦功高，往往超拜为抚为督，中丞、御史大夫、司马，进东宫保傅，可计日待。视夫循级而升者，大有径庭，则忌之媒也。位为忌府。虏款逾三十年，介冑之士忘战，而惟以互市修守为务。互市，物日滥恶；修守，工日虚冒。兵什伍耗缺，而饷不尽为兵有。侵牟诈伪，视为固然。稍综核厘正，不以为苛刻寡恩，则以为喜事好异同，则谤之囹也。此亦痛哭流涕长太息之。君治兵凡八年，前后所筹画数万言。要在将不得以虚名充位，士不得以虚名隶籍，饷不得以虚名干没，工不得以虚名糜费，货不得以虚名售直。而所部诸州县内治，参稽为尤详，虽丝缕圭撮，无使民受损而吏受益。所可自专者，更张不嫌骤，执守不嫌固，断击不嫌猛；而所不可自专者，屡请不嫌渎，力争不嫌激，过防不嫌迂。今无才吏，亦今之拙宦。诸所共事等夷，往往开府秉钺，而君循

阶而升，与常调同。忌者之心，谤者之口，亦何所不可加于君。而行之自如，终不以毁誉震撼，稍失常度。任事当如是。独身一面当虏，令帖然奉要束，所省十万金。云中上谷，虏微求无厌，且渝盟，五路益鸱张为寇。惟君所莅，边鄙不耸，民狎其野，此宁可以声音笑貌袭取哉？虏伺民虞俱北，虚声可市。是编也，君赤诚之明验也，知我罪我，亦听诸人而已。余初以参议提调秦试事，君犹童子，沉静有大人度。既余为秦督学使君，甫垂髫，貌不逾中人，佼佼似不能言，而气雄万夫，心仪君必为大器。今虽不尽君之用，魄兆见矣。余登仕版垂四十年，历官藩臬，靡事不为，老而才尽，名位日损，愧君殊甚。师不必贤于弟子信夫。

今之监司，仰对目前抚巡，俯临异日台省，且综核起浮躁之名，稊密来罢软之谤。果若序中所言，八年在位，犹天幸也。县官岂不足尽力，上下掣之。

陕西乙卯同年录序

天地之气，倏聚而为人，倏散而归之天地。吾不能保其身之不尽，而何有于父子兄弟，故庙有祧，而服有穷。厚积以遗所不知何人，则达士笑之。吾不能常有吾之父子兄弟，而何有于人。称人之父子兄弟，而与之盟曰，“世世子孙必无忘也。”是惑也。一难。又凡有血气之属，莫不知爱其类，鸟兽失所群匹，越

月逾时必返其故乡，乌号踯躅，而后能去，而况于人乎。又一难。空谷闻足音，蹙然则喜。故国旧都，望之欢然乐也，而况其人同，其乡同，其举之时又同，僦所云天作之合者耶。若是而视其父子兄弟之休戚，若燕与越，燕雀之啁噍弗如矣。转笔回风轻燕。由前之说者，巢许之厌事，老氏之刍狗万物，孟子反子琴张之狂，申不害、韩非之惨礲少恩，而不可为也。由后之说者，许行之并耕，墨翟之不黔突，尾生、孝己之信，王伯與之情，朱亥、聂政之侠，而不可为也。圣人使天下笃于情，不使天下为情所苦，设为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兄弟、朋友之伦，以相生相长，相维相比，而其所亲亲者不施于民，所仁民者不行于物。揆之中正。夫人之类不以五伦尽也，身亲民物之一体也，圣人知之审矣，而至其为训，第若曰如是止耳。情有所专至，必有所不至。而出之易穷，吾尽吾所可至，而无强其所不至。所至者人不为恩，而所不至者吾不为忍。处世妙法。是以身亲民物各适其适，而五伦之道，万世由之，无弊也。陕西士同己卯举者持所为录，请叙于不佞，不佞为之说曰：今所谓同年者，乃所谓朋友之伦之遗也，而不共缓急，抑貌合而中离，为德不竟者，不佞不敢知。所必追趋逐者为根柢之容，姁姁儿女子者，不佞亦不敢知。盖圣人之训昭如也。与之以节。

突起两端，要之中道，后以箴砭收之。使人不敢不及情，亦不敢过情。

孙公乡贤录序

扶风孙公，没三十餘年，而其邑士民思慕之不置。于是乡三老田部、市令五伯、铃下门阑街里之属，宋一楠、赵希颜辈千餘人，邑博士弟子员帅开先辈三百人，具公生平行事以白诸台下，邑校官、邑令丞、郡守理张万善、马政和、韩洪祚、张楠辈十许人，询谋金同，而观察郭公、督学使洪公、侍御史龙公、中丞李公采輿诵，祀公于学之乡贤祠。公没时，尝语其子民部兄弟曰：“吾为督学使，见诸请祀乡贤者，率以其身或其子富贵，与上官私交，故遂使彝典化为秽迹。贤者没而有灵，岂屑与伍？儿曹无以污我。即有齿及，当固辞之。”即此可入乡贤。民部即贵，益远嫌，务成先志，以是三十年不举。而人或持大义责之，曰：“先人无美而称之，是诬也；有善而弗知，不明也；知而弗传，不仁也。显亲扬名，为孝之终。子不为亲显名，而拒人之为亲名，可乎？”词严义正。民部无以难，而公论始伸。入祀之日，通邑歛然称快，争持酒脯拜祠下，或至掩泣，其感人深如此。民部方官金陵，集事始末为录示余，以明非敢违父命之意。忆昔孙公以侍御史注谪，谪理吾郡，余过其邑，得接颜论，风格秀整，真关西男子。理郡未几，极得民誉。寻擢江西督学，所甄拔名士，至今接迹中外。而稍迁参知，遂称病免，无何卒矣。经世功业未竟其施，而俎

豆贤人之间，没且不朽。是举也，有三善焉，公不邀身后名而名自归之，没世不忘，一也；民之秉彝，好是懿德，历年一世，久而无敎，三代直道，于今可见，一也；为人子世济其美，不陨其名，孝莫大于严父得人之欢，必以事亲，敬其父则子悦，一也。因题其端，以授孙氏子孙。夙兴夜寐，无忝尔所生，其尚是训是行于是录也哉。

无官不贤，乡贤一举，直不足为重而为轻。宜其望而若浼也。民部之祠亲也，恐亦非所以尊之。没之十餘年，下笔大有分晓。

效愚草后序

余自乙亥出国门，垂四十年，舟车所至，畿辅藩省凡七，其民贫而日惰日悍，其士偷而日骄日诡，其吏贪而日伪日竞。盖四方大都相似，可求而知其故，补偏救弊，为法差易。独犖轂之下，交戟之内，封事丛杂，甚者往还私札，冒诟秽语，上彻宸聪，下传置邮。而是非曲直纷然淆乱，如蠅如蟥，莫可辨识；如鬼如蜮，莫可方物；如焚如斗，莫可向途；如狂如呖，莫可质难。纷纷如蛙鸣，公私不可晓。上以默止欢，而欢愈繁；上以容释憾，而憾愈力。臣纪裂，主权轻，官守隳，国计弛，宗社生灵其何赖焉？横议之害。比读史义伯侍御《效愚草》，而后知言路固自有人也。义伯登台旬餘，即有弹事。自后大僚大政，关切世道士

风，罔体民隐，无所不言。盖有独创之而不嫌于喜事，共济之而不嫌于尚同，屡持之而不嫌于好胜者。彼其之子，连体固宠，撮徒成党，强足以拒敌，辨足以饰非，发若机括，留若诅盟，杀若秋冬。义伯信方寸心，奋三丈舌，犯众煦漂山之势，破积蚊成雷之听，不知有身，何论名位，信乎其为愚矣。根心之旨。归到愚上。孔子曰：“古之愚也直，今之愚也诈而已矣。”巧诈不如拙诚，夫夫也，以其诈愚一时之耳目，而君子业已见肺肝，窃笑其拙。至遗垢简篇，受万世口诛笔伐，愚孰大焉！故夫愚者，有不愚者也。江夏郭宗伯序义伯草，以为此宁武子之愚，宗伯知于谋国，而愚于谋身，几罹大祸。其于义伯，譬之草木，吾臭味也。嗟乎！孔子之愚宁武子以邦无道时，当吾世，而大臣有宗伯，台臣有义伯，相率为宁武子。余虽至愚极陋，能无流涕长太息！无人之叹。

愚者，不顾身家利害之谓。求之世，宁有几？唯无事安其愚，无为舌战；有事任其愚，猛为力肩。是真效愚者矣。

谈及聚讼处与大愚处，俱令人失笑。

虎 鼠 集 序

里人胡博士，精举子家言，所授徒半国中。困诸生久，始得偕计。是年偕计者三人，为李尚贞、周思蛊，三人皆积学士。明年李周成进士，而博士复不

第。然数以毫厘间失之，如求仙，舟几至三山，复为风引去。乃就今除，得攸县。而其门弟子尊事信从，倍于里人，则为之行其所著，而自命之曰“虎鼠”。东家之丘，难厌乡评。东方朔《客难》“用之则为虎，不用则为鼠”，言士所遭时不同，未可以成败论英雄也。吾家供奉作《远别离》，亦有“权归臣”“鼠变虎”语，义略相似。而所述洞庭之南，潇湘之浦，鬼啸猩啼，九嶷联绵，孤坟安是，帝子泣绿云，风波去无还者，盖有感于李林甫、杨国忠、安禄山、哥舒翰之事，其所忧重在鼠之为虎。当时诚得真虎臣而用之，鼠子敢尔？赖有李郭两虎耳，不然事不可知。惟夫下则鼠窃虎之名干用，上则假虎之权用鼠，究乃祸人国家。攸县隶长沙，九嶷、潇湘在目睫间，自顷主权国是，寢寻堕天宝末流，博士倘亦有供奉言外之指耶？国家以举子业用士，冀其经文纬武，安危缓急有赖。是所谓风从虎，大人虎变，其文炳也。如第博科名，于世无短长之效，而更为社鼠不可熏除，则举子业即用之何殊于鼠，不若不用，犹令鼠窃无所得肆之为愈乎。据尺幅耳，安所得虎鼠之辨之！博士虎文，坎壈一第，是不用者之过，虎奋冲破，以爪圻地，视奇偶而行。余不虞虎之不用，而望用之不失为虎也。贾重博士。《周官》：“服不氏，掌养猛兽而教扰之。”古大学谓之虎围，诸为士者，率坐皋比。博士以此集教扰多士，声应气求，观人文而化成，无论后之用不用，虎视眈眈，自足雄矣。相鼠有体，何屑道也。

簇聚处，如虎文之炳朗。

空囊草序

尹长吉，名家子也。以早失父，故与其母食贫。长吉好读古书，不憚割产以购；又好客，委身赴人缓急，则益贫。既举孝廉，有司遵故事旌其门，无门可旌者。伤者贫也。诸宗人稍为索绹乘屋，然后有司得将事。而是时藩大夫有所充偕计费，可百金，长吉复斥散与其知故，操一空囊往。既不得志南宫，会其叔父中丞公新开府山东，迎之入山东，不三日，辄归。往来所涉，历陈、蔡、宋、卫、燕、赵、齐、鲁之境三千馀里，提一囊还，白儿装在是矣，则其吟草也。母笑曰：“吾闻文章家一出一入，字直千金，儿多如许，不虞塞破屋子耶？”长吉谢不敏：“差不羞涩，胜阮孚一钱耳。”母子俱豪。吾家长吉，日骑弱马，从小奚奴，背古锦囊，遇所得，书投囊中。母使婢探囊，见所书多，辄怒儿当呕心出乃已。古今有两长吉，其囊复大相类。余考刘煦为《唐书》传文苑，爵位崇高者别为之传，惟欲令怀才憔悴之徒千古见知，而李长吉置不录。《新唐书》亦言长吉以父讳不举进士，韩昌黎辨其非，位止协律郎，年二十有七。而今长吉业过之，李母怒其子，而尹母安之；李于晚唐词尚奇诡，以鬼才称，而长吉当文明盛时，操椽管待诏公车。庶几吾家仙才，天所赋畀，人所受享，今长吉愈昔长吉为甚。士未有才如长吉而长贫者，贫固士之常，长吉非贫，亦安

能如虞卿以穷愁著书表见于世？贫大有得处。他日尹氏之空囊，皂而为谏院封事，青而为中丞武冠绛幘所执，紫而为八座尚书所荷，孰与梁昭明所言词人才子，名溢缥囊者为不朽？长吉母，余自有传。

文以趣胜，点缀特精。

曲部尚书诗序

载阳王孙、盖江陵诗酒之豪也。俊迈多能，曾不得领一旅一成小见其才，而仅用之尺幅寸管，与童子斗雕虫之技，壹郁无所发舒，则逃之酒以寄适，而耗其雄心。自宜遁于酒。阮步兵阮籍之埋照，刘参军刘伶之韬精，迹殆似之。即于此得妙理，气益奋勃，而精神益王，长酒后耳热，泚笔淋漓，时时吐惊人语。又若张长史旭之书，于廷尉之请谪，倚醉而益入佳境。故君之豪于酒，与其豪于诗也，始相为感，中相为资，而卒相为成。君乃谢其官位不名，名曰曲部尚书，而所为诗系焉。奇。唐汝阳王璵，自称酿王，兼曲部尚书。载阳不敢当王，居其小者。然汝阳虽为饮中仙，而诗非所长；载阳王于诗，虽南面而王之，乐莫能尚矣。余窃观今之号诗人者，大都半酒人也，濡首酣身，号呶骂坐，迫胁士大夫以为名高，诗道之陵迟极矣！举世皆醉。请以酒喻，大酋之为酒也，秫稻必齐，曲蘖必时，湛炽必洁，水泉必香，陶器必良，火齐必得。兼此六物，毋有差贷，然后可以合欢成礼，羞王公而殄神

祇。彼其之子，哆口而陈诗，内不原情，外不涉景，庀财寡陋，而结撰疏脱，或者拾糟粕而遗其精，取酷烈而伤其旨，于酒正之法，一切反之，恶乎诗哉？真腐伪奇之照。载阳少从成茂才、宋山人为诗，自三百篇以迨本朝，悉所综核，秣稂齐矣，曲蘖时矣；卑近之格，鄙俚之语，屏绝不用，湛炽洁矣，水泉香矣，陶器良矣，扬不浮，抑不沉，奇不诡，算不野，火齐得矣。是以茗芋而神理自如，称酒德焉。君之所豪于诗者，即所豪于酒者也，宜君之名诗而不忘酒也。相成处。客从傍嘲曰：“子不善酒而谈酒，吾安敢信？子之谈诗，为善诗也。”“则不闻有长孙澄不饮而好观人醉，羊侃不饮而终日献酬，同人醉醒者乎？”客胡卢掩口而笑。因用其语，为《曲部尚书诗序》。

酒而不诗，是未得酒中趣也。安知诗与酒理道不可相通？

李成白诗序

太史公曰：“诗三百篇，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。逐臣怨女，牢骚不平之气，迫而成声，可以被弦管，垂竹素。”后代“诗能穷人”，“必穷后工”之说，所自来矣。粤人李成白，盖余同榜若临观察之子，早岁登贤能书，可芥拾青紫，而以注误，见格六年，无为分明者。不得已而寓之游，栖栖靡所遇合，不得已而寓之诗，偃仰溪山，流连景物，舍毫匠意，搦管命辞，

调不卑下而能无亢，语不寒俭而能无颇，意不衰沮而能无怼，至傍人口吻，麟齿效颦，薄不屑为也。故是乌衣风范。岂非穷而后工之验与？夫士不遇时，辄无疾而呻吟，侧身宇宙，若无可措躬。不即摇尾乞怜，同流自污。幸而资适逢时，且不任其资睢，而成白独驰骛风雅，含咀英华，以诗名家如是。今覆没之冤，雪且有期，须之螭屈复信，上可为张曲江开统千古，下不失为孙仲衍先鸣一代，岂目前所造，尽其涯涘尺幅哉？成白有干，亦能诗，类区惠恭，其伏习可知已。余并及之，为艺林美谈。

大意因穷遁于诗，而诗不带酸气，此序所为取也。

赠大学士张公序

张明成学士，德望为海内宗，上拔之滴籍，复还讲幄。以母夫人春秋高，请急归，无何母夫人不禄。服甫竟，而褒职有阙，上即家拜参大政，中外皆弹冠相贺也。故事相麻下，筐篚餽牵踵属于道，而公殊厌之。古人交际为恭，今乃货取，此岂尽其囊中奉入，大抵赎金羡赋，出之民力，而甚或盗公家之储。彼往此来，原是输膏赠血。下交者媚，上交者亢，大吏往往见告，官邪繁兴，政体陵迟。职此之故，将一切谢绝，庶可以风示百官。某承乏虔州，适与行会，既重违公雅操，又不可但已，则窃附古人赠言之义。今时所患，

責在公者，陳其略焉。蓋治道去其太甚，所損益百世可知。而矯枉者每失之怨羹吹齏，因別廢屢，非也；放豚入筮，而又招之，亦非也。古人一嘖一笑，不輕示人，而況授以矯枉之名乎！自頃救時之相，或獎恬退，或尚綜核，始未嘗不新耳目，而巧偽丛生，弋釣祿位，究其末流，得不償失。此患在不平也。且夫事無全利，亦無全害，以一時一事之利而興，未几復革矣；以一時一事之害而革，未几復興矣。主張何在。議論茲多，功效蔑如。此患在不審也。人臣以身徇國事，豈以國事徇人？痛切。今天下爭言開言路，去苛政，以此兩者繩人而行其私，久任不行，冗官復設，十年不戮人于市，二十年以市媚虜而墮軍實，皆徇之過也。此患在不任也。患止此乎？抑有大者焉。朝講不御，而宮府之情日隔；國本未定，而貂瑯之勢日恣；上供不省，而公私之積日貧；患莫大于是。然是三者，非相國一手一足之力也，不平、不審、不任則相國責也。公盡其在己者，以待天定而已。昔伊尹相業，論者謂自一介不苟取與始。公取與義嚴，先聲所振宏矣。前作案，而此應之，草中蛇迹。某從公游垂三十年，號為知己，狗馬病力，乞長休告，幸不填溝壑，日夕與鄉三老望見德化之成。故不欲以非義贈公，為公相業嘴矢云。

平與審則模稜易生，任則執拗欲速易起。甚哉！人品之難全也。然能以廉慎俗，亦是特世之相。